日本甲骨學相關史事辨誤三例

（首發）

許悅浩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“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”協同攻關創新平臺

【內容提要】有關日本甲骨學的論述中常常出現一些錯誤，本文略舉三例：1、將“岩間德也”誤作“岩間德”。2、將“貴志彌三郎”誤作“貴司彌三郎”。3、將関野貞購入“大胛骨”的時間誤作1919年。

日本在甲骨學研究中的地位舉足輕重，一方面，日本現藏殷墟甲骨數量巨大；另一方面，日本學者在甲骨學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。但長久以來，受限於語言壁壘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，對於日本甲骨學的研究未能深入、細緻開展，在學術史上遺留了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，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層面，都有許多內容值得詳加探討。例如，在與日本甲骨學相關的論述中，經常出現一些錯誤或不太嚴謹的表述，如果長久未能得到糾正，難免對學者造成迷惑，不利於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，本文略舉三則例證，希望對今後的甲骨學研究有所幫助。

**一、“岩間德也”誤作“岩間德”**

199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出版，該書是紀念殷墟發掘65周年的綜合性著作，系統歸納、介紹了殷墟的發現、發掘經過以及對殷文化的研究情況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，是研究殷墟和甲骨文必備的重要參考資料。但其中也不免出現一些不甚準確之處，例如該書第二部分“殷墟發掘概述”談到抗戰時期日本人的盜掘情況，有如下論述：

其中曾到安陽進行盜掘活動的有：“1938年春慶義應塾大學文學部組織的北支學術調查團，由大山柏率領來安陽考古。同年秋，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、岩間德等人曾來安陽侯家莊考察發掘。1940年至1941年，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教室曾來安陽發掘。1942年至1943年，駐河南的日本軍隊也曾利用奸匪大事盜掘，出土古物不少，都運到日本去了”。 [[[1]](#endnote-1)]

此段記述錯誤較多，根據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原文腳註，此部分引自胡厚宣所著《殷墟發掘》，1955年由學習生活出版社出版。所謂“慶義應塾大學”，胡厚宣原文即錯寫，可能是筆誤或排印錯誤，實際應該是“慶應義塾大學”。而“岩間德”在胡文中則明確寫作“岩間德也”，並在人名處加下劃線，是正確的，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編者可能是把“也”視作虛詞，因而將其刪掉了，這一改動完全錯誤。

岩間德也，1872年生於日本秋田，1901年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，1905年赴大連金州南金書院任院長。據常盤大定的記載，1922年11月，岩間德也在安陽等地搜購甲骨：

又碰巧遇見了從上海到洛陽的醫學博士篠崎都香佐、金州南舍（筆者按：當爲“金”之誤）書院長岩間德也、小林德三人，二階堂也來了。岩間從彰德府東北某所宅邸尋求龜甲獸骨而來，篠崎在洛陽沒有收穫……[[[2]](#endnote-2)]

岩間德也還專門派人在小屯搜集古代遺物，其中的一部分如陶範、石斧等被梅原末治《河南安陽遺寶》收録。1925年9月，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教授清野謙次、濱田耕作、西洋畫家太田喜二郎在旅順參觀了岩間德也收藏的殷墟遺物，有卜用甲骨、刻辭人頭骨、貝器、骨角器等等，據清野謙次描述，其中一版龜腹甲“近乎完整，長達七八寸，刻有數百字。”[[[3]](#endnote-3)]應該就是後來收録於郭沫若《卜辭通纂》別録之二的“岩間大龜”。有學者推測岩間德也購入此版龜甲的時間爲1904年，可備一說。[[[4]](#endnote-4)]

岩間德也是否與水野清一共同參加了安陽侯家莊的調查發掘，其實也是存有疑問的。據水野清一本人記載，他去安陽侯家莊“見學”的時間爲1939年10月29日，而非1938年秋，文中從未提及同行者有岩間德也。[[[5]](#endnote-5)] “1938年秋”的表述最早見於宿白《八年來日人在華北諸省所作考古工作記略（續）》，[[[6]](#endnote-6)]而宿文中同樣未提及岩間德也參與侯家莊的“見學”活動。

總之，所謂“1938年秋，岩間德來安陽侯家莊考察發掘”的記述存在諸多問題。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糾正這則錯誤，既是考慮到岩間德也藏品的重要價值，也因爲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一書影響甚廣，有不少論著沿襲“岩間德”這一錯誤說法，直至近兩年仍有學者受到誤導，未能及時辨明。

**二、“貴志彌三郎”誤作“貴司彌三郎”**

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》序論部分對該所收藏甲骨來源進行深入剖析，關於“上野精一氏舊藏”甲骨有如下描述：

上野藏品是1926年左右貴司彌三郎從當時居住在天津秋山街的羅振玉處購得，後歸朝日新聞社主上野精一。（第4頁）原文注：據貴志彌三郎氏所言。貴志氏未能正確回憶入手年代，因此筆者從下述資料予以推定。

只放8片僞刻甲骨的書函函90中，有1928年5月11日大阪朝日新聞附録九州朝日，還有從華北到神戶回國的貴司彌三郎的書信，信上說將把在華北讓人送來的甲骨贗品作爲參考資料呈送上野氏。（第6頁）[[[7]](#endnote-7)]

文中既出現“貴司彌三郎”，又出現“貴志彌三郎”，與其對應的簡稱“貴司氏”“貴志氏”同樣並見，本文不再逐一贅引。如此則出現以下幾種可能：（1）“志”正而“司”誤；（2）“司”正而“志”誤；（3）“貴司彌三郎”與“貴志彌三郎”爲兩人，而且兩人均與此批甲骨有關；（4）“貴司彌三郎”與“貴志彌三郎”爲同一人，此人擁有兩個名字。綜合考慮各種情況，只有（1）在邏輯和現實層面是最有可能的，日語中“司”“志”二字發音相同，均作[∫i:]，因而出現了訛混，“貴司彌三郎”大概就是“貴志彌三郎”的錯訛。

貴志彌三郎出生於日本和歌山，值得一提的是，“貴志”一姓的由來很可能是日本和歌山縣的貴志川，由此也可推斷，“貴志彌三郎”才是正確的姓名。1912年，貴志氏於北平八寶胡同三元庵創辦三志洋行，經售美術、古董及各種雜貨，業務範圍涵蓋大阪、東京及中國國內。[[[8]](#endnote-8)]在日本大阪府東區平野町，貴志彌三郎設有砡淵齋，主要經售中國美術、金石等書畫古董類物品。[[[9]](#endnote-9)]

“貴司彌三郎”這一錯誤產生於《京人》，往往也被引用此書的論著承襲，即使是日本學者也未能仔細辨別，《京人》編者之一伊藤道治在後來的文章《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》[[[10]](#endnote-10)]《關於天理參考館所藏甲骨》[[[11]](#endnote-11)]中均稱上野精一藏品來自古董商“貴司彌三郎”。中國國內學者也常因此受到誤導，如胡厚宣、胡振宇所著2019年版《殷商史》即沿用這一說法。[[[12]](#endnote-12)]雷煥章《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録》對早期甲骨的流轉情況進行介紹，雖然不乏人名拼寫方面的錯誤，但對貴志彌三郎的名字做出了正確判斷。[[[13]](#endnote-13)]

**三、関野貞購得“大胛骨”的時間**

據董作賓介紹，韓國漢城大學藏有牛肩胛骨一版，關於這版大胛骨的來源，梅原末治稱是関野貞1919年從北京買到的。[[[14]](#endnote-14)]李孝善亦從此說，並進一步指出這版大胛骨是1938年6月由安倍能成捐贈給漢城大學。[[[15]](#endnote-15)]翻閱《関野貞日記》可以發現，1919年関野貞在印尼、印度、英國、法國等地旅行，從未涉足中國國土。同樣在《関野貞日記》中，記録了他1918年在北京的詳細活動，3月17日到達北京直至4月31日離開，関野貞頻繁往來於北京的古董商店，搜羅文物：

三月

二十日 晴 北京

經西脇氏介紹，訪中山龍次氏（支那交通部顧問，越後出身），經同氏介紹訪郵政局長中林氏，郵政局委託文學士黑田幹一氏做東，遍覽琉璃廠古董店，爲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購買漢代發掘品，花費三百多日元。

二十一日 晴 北京

……上午，黑田氏來訪，下午，與他前往琉璃廠購買古玩。

二十二日 晴

上午，與竹村氏前往琉璃廠購買古玩。琉璃廠的古董鋪中漢代發掘品較多，與樂浪出土同類品大抵皆有，余極力搜集，另有六朝隋唐遺物、陶俑、佛像等，延古齋中磁州出土石門特爲珍奇，爲武平年間雄勁奇拔之逸品，又獲得漢代鴻嘉元年的古銅器，其他有琀、璏絕美之物。

二十三日 晴 北京

上午，與竹內氏再赴琉璃廠搜集古物。

二十六日 陰

上午，訪中山氏，下午，與黑田、中林兩氏赴琉璃廠，遍覽延古齋、尊古齋、式古齋等。受西脇氏之托，在式古齋中購周卣。

四月

四日 陰

早上，訪有賀博士，謹爲答禮。下午，由江藤陪同，遍覽達古齋等其他四、五家古董店，達古齋爲北京第一古董店，其古物豐富，蔚然乃一博物館。購漢代蟠虯鏡，大致是前漢珍品。

六日 晴陰

上午，與江藤赴大吉祥古玩處，見到漢代大磚，又購兩三物。[[[16]](#endnote-16)]

関野氏在北京期間幾乎每天前往古董商店，採集各種古物，記述頗爲詳盡，本文不再逐一引述。雖未明確提及購買甲骨，但從関野貞在中國的活動經歷來看，董作賓所謂“1919年”當爲“1918年”之誤，曾經関野貞之手的大胛骨應該就是他1918年3、4月間在北京購買的。何以出現這一錯誤，有可能是梅原末治本人記錯時間，也有可能是董作賓轉引梅原氏意見時出現偏差。

（附記：本文是筆者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《日本甲骨學史》的階段性成果，草成后蒙劉釗師、蔣玉斌先生審閱指正，謹致謝忱。）

1. []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94年9月，第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] 常盤大定：《支那仏教史蹟踏査記》，東京：龍吟社，1938年，第50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] 清野謙次：《岩間氏所藏殷墟發見遺物を觀る》，《民族》第1卷第2號，1926年1月；收入氏著《日本石器時代人研究》，東京：岡書院，1928年5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] 翟躍群：《試論“岩間大龜”自出土到入藏旅順博物館的來龍去脈》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（新四輯）》，2014年，第372-38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] 水野清一：《殷墟侯家莊記》，《史林》第25卷第2號，1940年，第257-26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] 《大公報》（天津）1947年1月18日，第7版。關於抗戰時期日本學者在殷墟的活動，可參看拙稿《民國時期日本學者在殷墟的行跡》（未刊），此處不予贅述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] 貝塚茂樹：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蔵甲骨文字·本文篇》，京都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60年，第3-1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] 帝國商工會：《帝國商工録：分册》，大阪：帝國商工會，1933年，北平第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] 日本実業商工會：《日本実業商工名鑑 昭和13年度版》，大阪：日本實業商工會，1938年，第23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[] 伊藤道治：《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》，神戶大學大學院文化學研究科編《文化學年報》第3號，1984年3月，第187-19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] 伊藤道治：《天理參考館所蔵の甲骨について》，天理大学、天理教道友社編：《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館蔵品·甲骨文字》，奈良：天理教道友社，1987年2月，第18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] 胡厚宣、胡振宇：《殷商史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1月，第13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[] 雷煥章：《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録》，臺北：利氏學社，1997年1月，第179-190頁。對於這些拼寫錯誤，高嶋謙一多有糾正，參看高嶋謙一：《更爲縝密的甲骨文考釋方法論》，收録於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高嶋謙一卷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3月，第5頁註腳1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[] 董作賓：《漢城大學所藏大胛骨刻辭考釋》，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28本下册，1957年5月，第825-84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[] 李孝善：《20世紀韓國甲骨學研究概述》，《殷都學刊》2022年第3期，第37-4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[] 関野貞研究會編：《関野貞日記》，東京：中央公論美術出版，2009年，第294-30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